

黄河故道人家

董尧 赵杰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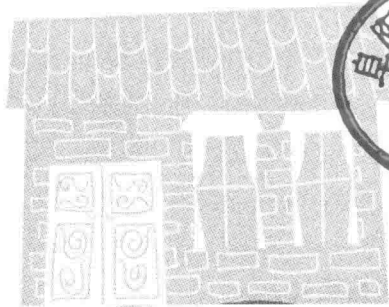
全民
阅读
精品
文库





黄河故道人家

董尧 赵杰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河故道人家 / 董尧, 赵杰著. -- 北京: 中国言
实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5171-1325-6

I. ①黄… II. ①董… ②赵…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 IV. ①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77195号

责任编辑: 邓见柏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80号加利大厦5号楼105室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16号五层

邮 编: 100037

电 话: 64924853(总编室) 64924716(发行部)

网 址: www.zgyscbs.cn

E-mail: 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20.5印张
字 数	310千字
定 价	45.00元 ISBN 978-7-5171-1325-6

落日长河忆悲欢（代序）

田秉锷



《黄河故道人家》是董尧先生与赵杰先生联袂营构的采风札记。

二人的创作优势几乎可以傲视群伦——都是笔耕不辍的作家，一老健，一青春；都是滨黄河而居的土著，一南岸，一北坡；都是怀抱“黄河恋”的文人，梦于斯，醒于斯……

这种对接，我不知道是谁先提议的，但“一拍即合”的可能最大。所谓惺惺相惜，其实是文心的投缘及使命的共担。

我没有向赵杰先生询问。心照不宣，言辞已经多余。

倒是董尧先生主动向我说起经营《黄河故道人家》的悠悠情怀：黄河的变迁，九曲九折，千里万里，都有水利专家们记其苍黄反复；而黄河人的存在，尤其是黄河沿岸庶民百姓们的存在，基本上处在天生天灭、寂寂无闻的状态。毛泽东的诗句“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可状其仿佛。黄河奔流万里，咆哮万里，黄河人匍匐万年，沉默万年，这落差实在太大了。作为黄河子民的后代，董尧先生说，不写出故黄河人的爱恨情仇，心有不甘。这“不甘”的结晶，就是对《黄河故道人家》的惨淡经营。

“惨淡”云者，则专指走访、记录、整理、润色等田野工作和案头工作而言。

听了董尧先生的自述，在我的脑海里，每每呈现出这样的画面：浩浩汤汤黄河水，茫茫苍苍黄河塬，走行着一老一少两个采风者。披一身梨花，映一脸晚霞，在蓦然回首的那一刻，遥远的天极，传来亘古交响的鸡鸣犬吠和井田牧歌……

能不能接通今昔而唤醒游魂呢？这关乎天人相感的玄机。

而愿不愿回馈乡邦并反哺厚土呢？则关乎与教同发的良知。

我深知，董尧与赵杰二先生对于黄河与黄河人是虔诚而敬畏的，所以他们的采风文案，与虚构的文学故事无关，与颂圣的音乐小调无关，而一以“民间史”的风标彰显着黄河父老的生存顽强——有“人间喜剧”，也有“人间悲剧”；有“治世箫鼓”，也有“乱世血泪”。唯如此，这《黄河故道人家》才具有朝花夕拾的史鉴价值。

我与董、赵二先生，虽然分属两省、三县，而从故黄河的流域图上看，却又是“小同乡”。我的家乡是沛县敬安镇，南距黄河北大堤仅6公里，离董尧先生的家乡萧县刘套镇董楼村径距20公里，离赵杰先生的家乡铜山河桥镇赵台村径距15公里，并呈三角形鼎足相望。其联系纽带，即为故黄河。祖祖辈辈枕着黄河讨生活，所以我理解他们的黄河情缘。

这儿，插叙一点百姓记忆：我们当地人，称黄河大堤为“高陡”；称筑大堤为“打高陡”；老人说，“打高陡”是每年秋后家家出人的“官活”；称黄河泛滥，叫“上黄水”；村村备铜锣，遇黄河有险，则鸣锣示警，锣声相递，瞬间即百里惊动……

而今，黄河远去，黄河记忆也渐渐式微。本来，徐州与黄河就了不相干啊！

黄河与徐州结缘，用水利专家们的话说，皆源于“黄河夺泗”或“黄河夺淮”。一个“夺”字，将那个灾难性的背景加到徐州大地及徐州人身上。

远古的徐州（彭城），地处汴、泗交流的三角地带。泗水南下，汴水西来，在彭城城角汇为清流，再南下入淮。鉴于泗水是淮河最大的支流，所以徐州自古即是“淮河城市”。

因为黄河夺泗，其主流借古汴水、古泗水东入于海，所以徐州一度又成为“黄河城市”。

黄河夺泗最早或是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2），黄河决于瓠子（在今河南濮阳西南），东注巨野泽，再由泗水入淮河。此次夺泗仅维持了23年，即被堵塞。

黄河长期“染黄”徐州的历史始于南宋绍熙五年（金明昌五年，1194），黄河决口于河南阳武，东南流向江苏沛县，冲入古泗水河道，下泄入海。此次入侵，开始了为期662年的黄河“夺泗入淮”的历史。至清咸丰五年（1855），黄河于河南兰阳（今兰考）铜瓦厢决口北徙，才结束了“夺

泗入淮”的局面。

662年，少说也是二十好几代人啊！黄河，在改变着徐州地形地貌的同时，也年复一年地改变着徐州人。所以黄河“染黄”徐州的过程，既是一个“物化”山河的过程，也是一个“归化”众生的过程。唯因这黄水、黄沙、黄尘的四季相伴，徐州人才终于习惯了黄河恬静中的暴戾或暴戾中的温情，以至生死相托，视为乐土。天人感应的绵延性影响则是，在黄河改道北行并与徐州及徐州人疏离了一百六十多年后，徐州人依然保留着关于故黄河的种种记忆。

我们这一代人的幸运，是见证了原始农耕的粗朴、领略了传统村镇的人和，于石磨、石碾声中感受过历史的蓝天白云；复在信息化、城市化的骤然降临中，承受着网络便捷、浊流漫延、噪音聒耳、信义失落等等。“大转折”的正、副价值，都被我们承受了、习惯了、消化了。因而捧读《黄河故道人家》，我似乎又加深了这种“乡土沉沦”与“乡土升华”交相叠映所触发的失落感或飘零感。

与休闲者的走马观花不同，二位先生的“采风”则在坐地扎营、朝夕拥抱的静观中，融进了更真切的时代反思和生命反思。自然，这黄河记忆的焦点，也从未游离于对黄河父老、黄河儿女们的关切。

董、赵二先生的新作，集纳了二十多个短章，铺排了二三十个家庭和数十个人物的故事，借助对黄河背景的历史拓展，升华了徐州人的黄河生存及黄河记忆。

2015年7月7日
定稿于徐州黄河新村

目 录

- ◎官姑夫李老庭 /01
- ◎真假二先生 /19
- ◎毛水浒外传 /30
- ◎鬼难拿癩二 /40
- ◎烧木炭的金子 /52
- ◎神姐儿 /64
- ◎鸟王老五 /72
- ◎鹌鹑玩家 /85
- ◎鱼王鳧子 /96
- ◎保长赵六 /115
- ◎赵江海说书 /123
- ◎牛校长传奇 /134
- ◎一丈青杜月娥 /148
- ◎媚子 /157
- ◎桃子 /169
- ◎泥人刘山 /181
- ◎结仇 /197
- ◎小神仙董吉顺 /207
- ◎阴阳先生张山 /214
- ◎风箱柳家 /227
- ◎柿园高家 /239
- ◎麻保长 /253
- ◎孩子头儿 /266
- ◎厨子刘光远 /287



官姑夫李老庭

黄河故道边有一座不大不小的坟头，坟头前立有一块石碑，石碑的阴阳两面都光光的无一刻痕，是一通无字光板碑。无字碑的主人就是官姑夫李老庭。

李老庭是陈楼的老户，只是到了他这一辈，李家已基本没啥人了。因为穷，李老庭三十多岁才混上个媳妇。陈楼老户中陈家人多，李老庭媳妇娘家也姓陈，叙起堂号论起辈分来，和陈楼的陈家都说不到一块去。但五百年前毕竟还是一家。于是李老庭成了陈楼陈家的女婿。陈家人还有意无意地开玩笑说李老庭是陈家的上门女婿。坐地户成了上门女婿，性子很散的李老庭倒不太当回事儿。

上门女婿不好当，李老庭这个假的上门女婿也不好当。这并不是歧视他，因为在黄河故道住老丈人庄上的女婿见人低三辈，谁见了都会给他开各种各样的玩笑，在黄河故道这叫“骂大诨”。可能是李老庭的媳妇在娘家居长吧，李老庭便被陈楼人称呼“大姑夫”。小年轻的这样喊，和他年龄般上般下的这样喊，比他年纪大一轱辘截子的人也这样喊，李老庭享受着“官姑夫”的待遇。

有一天，李老庭正在庄里走着，一个小伙子喊他大姑夫，李老庭应声后和他一起走。走着走着遇到了小伙子的达达¹，同样招呼李老庭为大姑夫；小伙子的二爷爷挎着粪箕子从远处来，喊了声：“大姑夫，又忙啥来？”李老庭笑得直不起腰来，用手指点着他们三人说：“怪不得人家说陈家人个个三岁不成驴，到老也是个驴驹子货！恁看恁陈家，一个跟着一个往上爬辈！你爷仨往后就是一个娘的弟们了！”接着便是一连串的笑骂。

李老庭也曾是个有儿有女有家室的苦人儿。在日本鬼子进入黄河故道那

1 达达：父亲。



年，十六岁的闺女匆匆嫁了出去，第二年十五岁的儿子在黄河滩放羊时被日本鬼子砍死了，媳妇连惊带吓一口气没上来，扔下李老庭，给自己还不能照顾自己的儿子做伴去了。就这样，一个完整的人家竟成了“绝后”户。不知道是从啥时候起，黄河滩有了个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把绝后的人家当成不祥人家，谁都不愿意给他拜邻居。李老庭原是住在陈楼一户家境殷实的人家后面，被那家人用阴损的方法挤兑得无法立足。一怒之下，李老庭搬到了二里路以外的黄河滩，在伙计们的帮助下，挖土和泥，起了间土地庙一般大的草屋。李老庭带来家伙事儿，在茅草屋打圈开荒种地。故道里有的是荒地，李老庭用铁锹、抓钩子深翻土地，把格崩草、茅草根挖出来曝晒，烧成灰撒在地里去碱……茅草屋周围被他一锹一抓钩地开了近二亩地。

黄河故道是李老庭的“万宝囊”：在茅草屋东南角他挖了一眼井，黄河滩水位浅，挖不几锹深就见了水，指头粗的泉眼儿翻着花地往上冒，清清的，有一股淡淡的土腥味。水井旁，李老庭插了根锹把粗细的柳椽子，过了春秋冬夏，柳椽子就成了棵枝条如丝的柳树。李老庭养了鸡、养了鸭，故道里的虫、草就是它们的食儿。李老庭想吃荤的，就到故道里逮鱼，鲤鱼、草鱼、火头²，有时还会网几只肥肥的野鸭，套两只胖胖的野兔子。故道里有的是筷子粗细的贼葱、地蒜，挖出来洗洗淘淘就是做饭的佐料。

过了两年，他又把自己开的二亩荒地改成了菜园，就近到故道里挑水浇菜，二亩园被他侍弄得一年四季青油油的。

头伏萝卜二伏菜。碎碎的萝卜籽、白菜籽下地了，发芽了。初时，萝卜不像萝卜白菜不像白菜，只是星星点点的绿。风吹过来，颤抖一下。风吹过去，颤抖一下。纤纤弱弱的。过个十天八天，萝卜长出萝卜的样子了，白菜也长出白菜的样子了。萝卜的叶子毛茸茸的，白菜的叶子光溜溜的，见风见雨喝着号地往上长，一蓬一蓬的，满地润染着绿。再过个十天八天，萝卜会有手指那么粗，白菜也一棵一棵把叶片往大里长，绿油油的喜死个人儿。

萝卜白菜在长，其他的菜也在长，开着各式各样的花儿，说不上魏紫姚黄，却也是姹紫嫣红。黄的、白的、粉的、红的、紫的，招来蝴蝶翩翩起舞。黄色的、红色的、偶尔有蓝色的蜻蜓转动着硕大的眼睛，颤动着若有若无的薄翅，翘着尾尖落在菜叶尖上……

花儿败落之日即是果实成长之时。菜园里的内容逐渐丰富起来：红红的

² 火头：黑鱼。



朝天椒如拇指般傲然地竖着；青的、紫的茄子，由青转红的番茄如灯笼般悬着；爬上架子的眉豆、豆角、丝瓜、黄瓜在叶丛中挂着、垂着，风起处，蒙络摇缀，参差起伏；青的、黄的南瓜则在肥硕的叶子下如猫儿般蜷卧着；毛冬瓜在大如蒲扇的叶子下憨憨地睡着，在梦中成长。红公鸡，绿尾巴，一头攘到地底下。油绿的叶子下，萝卜伸展着半截红的身子；成排的散管状的葱儿亦青青白白长到手指粗细……日出日落，天渐渐凉了。紫皮蒜被编成辫儿悬挂在屋檐下。倏忽间菜园里只剩下用红芋秧捆着的抱芯的大白菜，及大如石礅、表面如同落了一层薄霜的毛冬瓜了……

李老庭酒瘾大，隔个三五天就挑担子菜到集上换一坛子老白干放在床头……庄上放羊的、割草的、干活的常常到李老庭的小屋里喝口水、讨口酒，都说：“大姑夫黑了、胖了、结实了。”

李老庭的日子过得很滋润，李老庭的心里难说舒坦。独居在黄河滩，见了谁都亲。白天还好过，忙里忙外觉不着。一到黑来，李老庭便倍感孤寂。小屋子黑灯瞎火的，只有嘴里的烟袋锅明明灭灭的一点红。茅草屋外，听得见风吹树梢的声音，听得见芦苇细长叶子“沙沙”的摩擦声，听得见香蛤蟆、癞蛤蟆“咕咕呱呱”的叫声，听得见大鱼小鱼“泼啦”的打水花声，还有不知是野兔子、地老鼠、狐狸子还是哪种野物发出的声响。李老庭想着过世的媳妇，想着惨死的儿子，想着离了门的闺女……睡不着便伸手从床头摸到小酒坛，拎起来灌几口，拉张破席走出屋外，在上风头点燃晒干的艾棵子，把两只鞋脸对脸合在一起当枕头，闭上眼睛。

到了一九四四年，李老庭更加孤寂了。因为那年春天他唯一的亲人，他的闺女因难产，大人孩子双双没了命。李老庭没了念想，心如死水。也是一九四四年，从那年的夏天起李老庭不再孤独了，因为菜园边住了一个伴儿，能陪他说说话儿，能陪他拉拉呱儿。虽然都是李老庭一个人说，那个伴儿静静的一声不吱地听。

时间到了一九四四年，日本鬼子快完蛋了。但他们好像快断了气的疯狗，临死还要再狠狠地咬上两口。在当伏的一天，太阳刚刚露出地皮的时候，从陇海铁路杨楼站据点出来一队鬼子往北登上“高陡”³，一路扫向黄河滩。陈楼的各家各户携儿抱女、拖老带幼，挑着锅碗瓢勺、赶着猪羊鸡鸭，经过李老庭的茅草屋时，也不忘招呼“大姑夫”赶快跑。李老庭被他们裹着跑进

3 高陡：故黄河古大堤，有地段又高又陡达十余米，俗称“高陡”。



故道里那片方圆近二百亩的芦苇棵子里。由于六七年来已经习惯了这种跑反的生活，连平日最好怪叫的毛驴儿也闭上嘴站在苇丛里一声不吭。躲避在芦苇棵子里的不下几百人，人人都想活命，个个鸦雀无声。

鬼子在陈楼找不到人，就在汉奸的带领下包围了这片芦苇。搂草打兔子，顺带着把李老庭的小家也给扫荡了一番，就差给它点一把火了。

指头粗细的芦苇随着热风摇曳，蓬蓬松松的芦缨摇头晃脑，长长的苇叶随风摩擦“沙沙”的响。水里的香蛤蟆、癞蛤蟆，习惯在苇丛中安家的苇喳子等各种水鸟，对这种事儿早已司空见惯，依然旁若无人地“咕咕呱呱、叽叽喳喳”地叫着，似乎在告诉岸上的鬼子和汉奸，这里是它们的地盘，没有任何人走进它们的领地。

芦苇丛内外僵持着。太阳越升越高，水也由清凉慢慢温热起来。密密麻麻的芦苇让人喘不过气来，男男女女头发都打成绺，衣裳早已被汗水溲透，扑扑楞楞、大大小小碰着脚脖子的鱼儿根本引不起人们的兴致。日头到了正午，日头西斜，芦苇丛中的人汗流如注，脸色发白，渐渐支撑不住了，老人和孩子有的已歪倒在漫过脚踝的浑水里。李老庭站在人群里，虽然咬牙切齿，也想不出能带着大家走出芦苇丛的办法。

李老庭身边有一个陈楼谁都不认识的外地人，看模样比李老庭小不了几岁，他是一大早路过李老庭的小院找口水喝时被李老庭拉着跑进来的。

正当所有的人都在痛苦地咬紧牙关的时候，那个人从人群中开始一步一步往外走，李老庭也不知道他要干啥。那人慢慢地拨着芦苇往西走了很远，走到芦苇稀疏的地方后，便放开腿脚跑了起来，边跑边把芦苇摇得“哗哗啦啦”响，把水蹚得“稀里哗啦”响。西边的鬼子听到响声、看到芦苇摇动紧张起来，纷纷端起枪。

那人冲出苇丛躬着腰朝西北方向跑去，鬼子咿哩哇啦地喊着，冲那人开枪。枪一响，把别的鬼子都吸引过来了，鬼子边开枪边追。那人跑得飞快，衣襟被风掀起，整个人看上去像一只白色的大鸟。那人眼看着就要钻进三里之外的那片一亩大小的苇坑时，突然一头栽在地上一大鸟折了翅，他受伤了。还没等后面的一群饿狗跑到跟前，他又挣扎着爬了起来，踉踉跄跄地钻进芦苇坑。

鬼子气喘吁吁地追上来，团团围住苇坑，如临大敌。汉奸朝里面喊了半天话，也不见回音，气急败坏的鬼子便朝里面开枪射击，把苇喳子吓得“扑



扑楞楞”往天上飞。“乒乒乓乓”打了半天，芦苇坑里死一般地无一丝声息，鬼子头目让汉奸带几个鬼子进入芦苇丛中。找了半天，只找到一具成年男子的尸体，鬼子头目恼羞成怒，拔出刀“嘿！嘿！”地把芦苇砍倒一片。他回头看看身边东倒西歪的部下，又看看东南三里之外的那一大片芦苇，知道今天没有什么油水可捞了，摆摆手，带着七斜八歪、垂头丧气的队伍回杨楼据点了。

在鬼子喊着叫着朝西北追的时候，李老庭和陈楼几个胆大的也慢慢走到芦苇丛边朝西北方向看，揪着心听着鬼子的枪响。直到看见鬼子排着队回去了，才回身招呼里面的人走出来。几百口子人上了岸或坐或卧，边大口喘气边大骂没有人性的日本鬼子。当大家带着东西各自往回走时，李老庭喊了几个人朝西北那个小苇坑跑去，在坑边不到三十来步的地方，他们看见了地上的一摊血迹，几个人顺着血迹大着胆子往苇坑里走，把被鬼子打了好几枪的那人慢慢抬出来放在坑边。

男子的血将身上破旧的短褂都溷透了，从他的粗手大脚及黧黑的面容来看，这是个同他们一样从土里刨食吃的庄户人，从脚上鞋子的样式来看，却不是本地人。

他是谁？没有人知道。当 he 从芦苇丛里出来的时候，陈楼人以为他受不了里面的憋闷，心里还很恼火地骂他，大人孩子都能忍，你就不能忍？能憋死你咋地？可从他壮实的身体来看，在芦苇棵里再蹲下去也是没有啥事的。再说，要是为了透气，他完全可以爬到芦苇稀疏的地方，何必要往外跑？就是跑也没有必要将苇子摇得山响，把水蹚得山响。他完全是为了芦苇棵子里的二三百口子，把鬼子的注意力引到自己身上来的。

他是来投亲访友的？是路过的？家中有啥人？老爹？老娘？妻子？儿女？这时候，他硬着心肠抛却了所有牵挂，用自己的命挽救了几百条故道人的命。陈楼男男女女暗自垂泪，李老庭蹲在他身边更是哭得“哗哗”的，牯牛一样的。李老庭看着倒在地上的汉子想到了自己的老婆孩子，想到自己不管咋说还活着，这个和自己仅有一碗水之交的兄弟与亲人却是阴阳相隔了，孤苦伶仃地留在了他乡。他家里倚门盼归的老爹老娘、妻儿老小又咋能知道自己的亲人永远也回不了家了？李老庭由自己想到别人，由别人想到自己，伤心异常，陈楼人从没见过李老庭这样难过去。

陈家有老人从黄河滩上起出埋在沙土里的寿材，庄上最好的木匠连夜赶



出一具棺材。李老庭两眼红红地说：“就把那个兄弟埋在我的菜园边吧，让俺两个活着的死了的孤魂野鬼做个伴儿。往后要是真有人来找他，咱不能让人说咱陈楼人不讲究。咱不知道他是谁，咱得知道咱是谁！”

李老庭提来井水把已抬到他家的陌生兄弟擦得干干净净，又找出自己干净的衣裳给他换上。陌生人下葬时，陈楼人都来了，老老少少都给他添锹土，坟头筑得出奇的大，比李老庭的小茅草屋小不了多少。

李老庭有了“伴儿”，白天黑夜都不孤寂得慌了，累了、闲着了就到坟前坐一会儿，唠唠叨叨的当面说话拉呱似的。逢年过节还要拿两样菜，搬个马扎子坐在坟前和躺在地下的兄弟对饮几盅，说说心里话，高兴的，烦心的，平常的，离奇的，凡是他知道的事儿，隔了层土的兄弟也知道了。

“这个兄弟真好！”李老庭有时候喝了口酒伤感地说。

坟头圆圆的、光光的，一声不声地蹲在李老庭菜园的西边，上面一棵草也没有。

日本鬼子被赶跑了，国民党被赶走了，解放了的黄河故道执行土改政策。李老庭对陈楼的干部说，别的地他不要，把他茅草屋跟前的地给他就行了，因为那块被他喂熟了，再说他还要给那个兄弟做伴。在后来的人口登记时，由于他整天不在陈楼，上级登记人员一个疏忽把他漏了。满庄子的人都笑他：“大姑夫，中国的卯簿上没有你，你不是中国人了。”

散淡的李老庭倒也看得开，他站在陈楼庄头真真假假地发表宣言：“我不是中国人了，我是外国人！哪国人呢？那就是我李老庭的李老国！咱们先明后不争，往后，中国人办的的事儿，中国人的章程与我无关，可别怪我李老庭不照办了。今几个在这里我就先声明，从今往后啥事都别找我了！”

话是这样说，人毕竟是群居动物，李老庭也不例外。菜园里的活忙完，李老庭总喜欢到庄上遛达遛达，找人说说话逗逗嘴。

李老庭性子欢，喜欢逗闹，逗满庄子骂八家。一天半晌午李老庭背着粪箕子正在庄东头晃，边晃边哼哼：“我咬咬牙狠狠心，薅掉胡子好几根……”一个和他闹惯了的中年人冷不丁地在他身后说：“大姑夫，那么恣儿⁴？又偷啥好吃的了？”李老庭吓了一跳：“你是从哪里冒出来的？”那人说：“大姑夫，打个夸⁵咋样？”李老庭眼一斜，说：“给你个孩羔子打啥夸？”

4 恣儿：痛快，舒服。

5 夸：音 kuà，指言过其实，说大话。打夸即打赌。



那人嘻嘻一笑：“你要是打咱庄东头到庄西头走一趟没有人骂你，今几个晌午我请你两荤两素四个碟儿外加一壶酒。”李老庭先是咧开大嘴笑，想了一下说：“那爷们就陪你玩玩！要是有人骂我，我一壶酒两素两荤四个碟子请你！”

李老庭之所以敢打这个诨，那是因为北边的张集逢集，再说他挎着粪箕子瞎遛时看到庄上那几个老和他逗闹的对家都赶集去了，他夹着粪扒子在一泡尿尿到庄子两头的庄里遛来遛去也没见着几个人。两个人咬过牙印儿三击掌后，李老庭把他的三折层马猴帽往下一撸，只露两眼，挎着粪箕子大步流星从东往西走。他以为这样就能安然地闯过去。可人算不如天算。李老庭匆匆忙忙还没有走过一个巷口，路北篱笆院里走出一个人来，肩上扛把抓钩子，笑咧咧地开了腔：“大姑夫，西头有孝帽子撒咋地？看把你忙活的，是不是怕晚了抢不到？”李老庭恼了一他输了一壶酒、两素两荤四个菜！李老庭一把揪下马猴帽直往腓上拍，他仰起脸骂道：“你个血毒种起来的！恁娘养着你的时候，你不是只会打‘哇哇’吗？咋学会说话了？孝帽子都留给恁达达了，你去打婴儿幡吧！”对方被他骂愣了，因为李老庭性子好，和谁逗闹都是呵呵一笑反唇相讥，今几个咋恼了？吃错药了还是咋的？与李老庭打诨的中年汉子一直不远不近地在后面跟着，看到这一幕喜得直跺脚拍腓，快步走上前大笑着搂住李老庭的肩膀要往他怀里掏。被李老庭骂愣的人知道了前后，也不再理会李老庭刚才的那个熊样子了，上前凑热闹，说晌午要去陪客。

除了逗闹之外，李老庭从来没跟谁红过脸，别看他在陈楼是孤门独户，可人缘就是好。碰上谁家红白喜事，他都走上门去，该拿多少礼拿多少礼，事主也总把他当高客相待。碰上娶媳妇的，天地拜过、高堂拜过之后，执事便大喊：“给李大姑夫磕头！”李老庭不含糊，大大方方端着架儿坐好，体体面面地扔出一份磕头钱。

李老庭身子骨硬朗，手脚又勤快，靠着二亩菜园小日子过得暄腾的。陈楼人看到李老庭过得很恣儿，就笑骂他过的不是中国人的日子。他便对庄上人说：“中国人的卯簿上没有我，阎王爷的卯簿也不会有我，到时候牛头马面拿着勾魂牌把大河两岸翻个底儿朝天也找不到我。像恁这些熊东西，到时候一个个的谁也跑不了。”庄上人头点得鸡啄食似的，说：“是的、是的，大姑夫，俺都活不过你，你能活一千年、一万年。”

因当初人口登记人员的疏忽，李老庭自立为王，他挺着脖子说趣话，认



为中国所有的法都管不着他，他自己就是自己的王法。

这个光杆王爷日子过得很是波澜壮阔。

日子不紧不慢地走着，整个黄河故道也走进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中。这时的李老庭便显得与众不同，拧着脖子不合作，不合作也就罢了，还要说自己的理由：“我跟陈楼的这帮龟孙尿不到一个壶里去！”李老庭成了陈楼农业合作化的“死角”。上边来人，掰开了揉碎了，嘴皮子磨了好几层，李老庭油盐不进，想咋着咋着，就是一个“不入”。在县政府的官方公告里，全县就这一个单干的“钉子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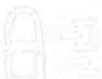
农业合作化过程中，李老庭不合作，后来的高级社、人民公社，李老庭对别人的劝说仍是东风过马耳。当官的不干了，非要起掉这个“钉子”不可。

公社党委书记吴田背着手走进了李老庭的小篱笆院，躬腰进到小茅草屋，坐在一个木疙瘩墩上大道理、小道理讲了半天，要的就是李老庭的一句话。李老庭蹲在屋当门吧嗒着烟管淡淡地说：“中国到眼眼⁶东南还有个台湾，那里也没有合作化也没有公社，又不是我自己，我一个孤老头子入不入社也耽误不了多大的事儿。哪一天恁把台湾统一了，我绝不扯统一的后腿！”吴田生气了：“你瞎胡扯啥呢！统一台湾和你入社是两回事儿！你再单干我们就要处理你！”李老庭笑了，伸手端起锅台上的小黑碗，很客气地向吴田让让，辛辣的酒气冲得吴田眉头一皱，手摆得荷叶似的。李老庭呵呵一笑，仰脸闷进去大半碗老白干，脸膛红得像关二爷，喷着酒气说：“好、好、好，吴大人！你处理我，吴大人您得先查查我的姓名户口在哪里。这件事我决不连累邻居百世，我是个绝户头，我甘心情愿当小台湾。咱打开天窗说亮话，要是共产党今每儿⁷统一了台湾呢，我明个儿就入社，要是台湾还姓‘国’呢，我就甘当老蒋的孝子贤孙一单干到底。再就是拿出处理我的条法来，要是共产党有王法说单干得杀头，我一定把脖子伸得长长的，等着你把刀磨快，省得到时候钝了刃！缩缩脖子寒寒脸儿都是大闺女养的！”

俗话说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人连命都不要了，还怕啥呢？更何况此时的李老庭已经七十多岁了，黄土埋到脖颈子的人了，即使国法定了“单干杀头”，李老庭的这颗脑袋也不会挨刀，谁忍心去处罚一个孤老头子？但是李老庭这么的不识“时务”，让吴田恨恨有声。走出李老庭的茅草屋后，他双手抻腰、恼羞成怒地对陈楼人说：“这

⁶ 眼眼：现在。

⁷ 今每儿：今天。



个老家伙纯粹是给我难堪，全县一个单干户就窝在我这里。他奶奶的，到县里开会我都抬不起头来。这个‘小台湾’我非消灭他不可。叫你给我上眼药！”

吴田最终还是没能完成“统一台湾”的大业，但李老庭死磕公社党委书记却使这片“小台湾”传遍黄河故道，李老庭也被冠以“老蒋第二”的美名。

说实话，在黄河滩上土里刨食吃的人们对政治风向标一向是懵懵懂懂的。对于土改，他们举双手赞成，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是他们做梦都想得到的，囤里有粮，身上有衣，他们在梦中都会笑出鼻涕泡来。他们对于合作化、高级社、人民公社既说不清也道不明，对新生事物的不理解也使他们惴惴不安。看到李老庭硬头鲑子似的硬顶，陈楼人也在为他捏一把汗，有人说他有胆，中国从来都是民不和官斗，他竟敢给公社书记干上了！有人说他是屎茅子里的石头一又臭又硬，光棍一根，死猪不怕开水烫！有人为他担心，也有人在无声观望。

人民公社化后，起初人们精神面貌很好，干得很欢，李老庭也看出了人多力量大，人多智慧多，修渠扒河，叠路架桥，李老庭也愿意出钱出点子。队长说：“大姑夫，你不是俺中国人就不要尽义务了。”李老庭眼一睁说：“咋地？嫌我的钱不干净？中国都能支持赞比亚、坦桑尼亚、阿尔巴尼亚，我李老国就不能支持中国？”队长不敢和他斗嘴，连说：“能，能，能！你发扬国际主义白求恩精神，我们热烈欢迎！”紧接着就是大跃进，又放高产卫星、又大炼钢铁、又吃大锅饭，还得样样军事化，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分成营、连、排、班，整个黄河滩搞得热火朝天的。李老庭皱起了眉头，嘟嘟囔囔说要坏菜，说是狗带嚼子瞎胡勒。陈楼村人都说他胡扯。只经过两年，人们猛然发现，这个轰轰烈烈竟把刚能够温饱的日子搞穷了，穷得连肚子也填不饱。庄户人没辙了，只好跑到地里去扒去捡大跃进时丢下的、早已霉烂的大蜀黍⁸棒子、红芋块。

李老庭早已没有了火性，只埋头整理自己的二亩菜园。有人聊天时，他就说：“朝中出了奸臣了，中国要毁了。”说得别人害怕。李老庭问：“你说一亩地真的能打成万斤、十来万斤吗？”对方说：“那还不是裤裆里拉弦子——扯蛋（淡）？！”李老庭说：“你有毛主席聪明吗？”对方吓得一激灵，眼睁得老大：“你瞎操啥操？谁有他老人家聪明？！”李老庭说：“对，你是种地的，我也是种地的。你我两个庄稼老冤都不信一亩地能打那么多粮食，

⁸ 大蜀黍：玉米。



毛主席他老人家能信吗？”对方不敢再往下接茬。

公社化没化着李老庭，大跃进没有跃着李老庭，自然穷也穷不着李老庭，小酒整天滋润着。一瞬之间，“老蒋第二”李老庭成了十里八里庄户人注目的人物。“咦，李老庭这条路走对了！”当坐在李老庭的茅草屋前篱笆小院里的人端着他的酒碗对他伸大拇指时，李老庭咬着黑烟管的玉石烟嘴：“对？对个屁！”对方端着碗愣了，不知这李老庭咋净想的和别人不一样。

李老庭的“小台湾”不知不觉成了陈楼人的挪亚方舟。先是饿昏了的无儿无女的鳏寡走进篱笆小院，李老庭掀开面缸，扒开菜窖，做一顿有油有盐的给他（她）们吃，管他（她）们一个饱。后来，有儿有女的人也去了一再是好汉，几天不进汤水也得饿愁。不止一个两个。李老庭灶小锅不大，存货也不算多，管不起了，就给点面、菜捎回去。李老庭半瓢一碗的竟在一个冬春接济了几乎全陈楼的人。以后大家日子渐渐好过了，才不再去打扰他。

李老庭喜欢酒，无聊苦闷想到自己的一生不顺利，除了站在菜园里放开嗓子吼几声野调柳琴给树上的鸟儿、芦苇丛里的鱼儿听外，就是喝酒。好酒不多，白干还是不断的，就是在瓜菜代的日子，他的床头前也少不了半坛子八五老白干。到茅草屋看他的人有的是有些酒瘾的，李老庭就从坛子里用端子舀二两给他，一边舀一边嘟嘟囔囔：“老子都快爬不动了，还来啃！还来拽我这个快成了狗尿苔的老麦穰垛！我能养你到哪天？”喝酒的人总是一仰脖喝了个底朝天，用手抹抹嘴，装模作样地叹口气，说：“唉！趁着我身子骨还行壮，在你这儿是吃一口得一口。我哪天要是爬不动了，你这不孝的东西连口凉水恐怕也不会给我端。要是我哪天一口气上不来，你想行孝也找不到达了。”李老庭瞪着眼劈手夺过空碗，笑了：“等着吧，等你爬不动了，自有那秃龟孙给你端茶送水，给你行孝！”笑笑闹闹，李老庭很高兴。

李老庭毕竟是八十多岁的人了，加上一生好酒，积酒成痨。赶到“文化大革命”的早几年，便常常不到庄里来了。庄上少了李老庭，就是一台戏息了锣鼓，陈家自己的老少爷们不会自逗自闹。人们这才感到：“大姑夫真的老了！”常言说得好，“饿时一口胜过饱时一斗。”受过李老庭大恩的陈楼人一有空闲就到李老庭的小屋里和他嗑嗑牙，逗他开开心，就是阴天下雨路上滑滑跔跔⁹的，也会披上小蜀黍¹⁰叶子编的蓑衣到他的小屋里和他说话。

⁹ 跔：音 chǎ，在雨雪、泥水中踩，践踏。

¹⁰ 小蜀黍：高粱。